

化繁為簡的 山居生活

文／愚庵 圖／編輯部

擁抱孤獨

文藝復興時代，義大利作家薄伽丘 (Giovanni Boccaccio) 寫了一本書《十日談 (Decameron)》，紀錄黑死病侵襲歐洲社會，富有人家跑到鄉間山區避難的情形，離群索居是最好的方法，無聊的時候就圍著說故事，《十日談》一書，就是這樣完成的。

去年，全球「COVID-19」肆虐，我一則養病，一則避禍，於是跑到山中過了一段日子，這一篇故事是山居生活的實況

描寫，故事要從表弟說起。

表弟的一生，正好是這個大矛盾時代的縮影。

他生長在臺灣，是正港土直憨厚的臺灣人，卻在中國大陸生活近 30 年，算一算，半輩子在中國大陸，他自認自己是中國大陸人也是臺灣人，到最後卻只能回歸臺灣。

民國 81 年，臺灣和南韓斷交，經營南韓汽車進口的表弟，突然一夕間失去事業，政治打擊了經濟，無語問青天。這個風暴突如其來，表弟內心無奈又不甘心，於是，

帶著少許資金，決定到中國大陸闖天下。剛好趕上天安門事件後，國際對中國大陸使出經濟制裁手段；而中國大陸卻向臺灣商人招手，在臺灣社會開放交流熱潮下，表弟成為眾多淘金者之一，他的身分使他被奉為上賓。

接近 30 年時間，表弟很少返鄉，即便是過年。有一段時間傳出表弟在中國大陸事業順利，蓋了工廠，後來又傳出事業被人侵吞，變成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打工仔，靠著打工生活，這些傳言甚少引起家族關

心，或許時間久了，家族感情變淡了。沒想到今年初，表弟突然間回來了，很可能受到「COVID-19」疫情影響，隨身攜帶簡單的行李，人卻異常沉默，因為壯年離家，老大回，連太太和孩子都視為陌路。我去探訪他，他也不提中國大陸的工作，沒多久，我才知道為了逃避家庭中的敵意和冷漠，表弟一個人跑到山區獨居了。

山區在距離城市 100 公里的杉林，這一座農場被林木圍繞，小葉欖仁、肉桂樹、大葉波羅蜜，以及桃花心木，還有環繞農



舍周圍，高達三層樓的臺灣牛樟，下過雨後，森林瀰漫樟樹香氣，農場占地約一公頃，位置海拔 250 公尺，夏天仍有涼意。

一年前，我開始夜晚無法入眠，經過醫師診療，才知道自己罹患了「心律不整」，醫師說：「你的心律不整已經影響心臟，有一些血管阻塞，雖然情況還不到裝設支架條件，但是，找一個地方修養，遠離塵囂，對於你的案牘勞累，有所幫助。」經過醫師提醒，我才想到表弟的農場，說不定是個養病好地方。

我到達的時候，表弟正在柵欄上施工，木牌上寫著「自然農場」，表弟說農場有一邊是面對小溪，其他三邊一開始就沒有界址，最近，區公所派人來此鑑界，為避免糾紛，便利用竹竿圍成柵欄，上面環繞鐵絲，還可以種植九重葛，變成一條花道，表弟見我來，只說一句話：老大哥，自己去找房間吧。

簡單生活

簡單的農舍有七個房間，我挑了一間面對小溪的房間，一開窗，終日可以聽到潺潺的溪流歌唱，我在房門口掛上一個木牌，木牌上用英文寫著：Lonely, isolated, and writing.(孤獨、寂寞、專心寫作)。

這個木牌有個來頭，有一年，我到義大利旅行，訪問一家隱修院，院內修士以手工雕刻的木牌，各塊上面已經標好價格，就擺在進口的旅客導覽處，我一看這三句話，就毫不猶豫，買下了。

義大利山區的隱修院很多，有的歷經千年，仍然保持亙古不變的生活方式，有些隱修院的建築，更為奇特，蓋在絕頂的高峰上，日常所需，只能靠著一根繩索上下，用大自然的惡劣環境，阻擋自己和世



俗連結，如果你更深入一點，理解這些修行人的行為，原來，隱修院是惡劣的宗教環境下的清流，這些修行者，看不慣當時黑暗腐敗又貪婪的羅馬教廷，用自己的生活方式，顯示自我修行中，清貧和絕俗的重要，孤獨，寂寞，專心寫作，既是一種自我要求，更是對這種生活環境的標榜。

孤獨其實是一種自我感覺，寂寞倒是未必，作家蔣勳說：「我們應該擁抱孤獨，學習和自己做朋友」，當你有了朋友，就不寂寞了。

我上山的時候，已經接近黃昏，森林裡的臺灣黑翅蟬，正努力唱起日落的輓歌，歌聲嘹亮響徹雲霄，所以，臺灣俗語稱呼黑翅蟬，名稱是「暗埔啼」，意思就是日落前的啼叫得最大聲。臺灣黑翅蟬生命短暫，又稱七日蟬，因此有求偶的緊迫感，如果沒有在死亡之前，找到夥伴，繁殖下一代，那麼這麼短的生命，就算是失敗了，人類俗稱為「魯蛇」。啼叫聲音倉促，通常是越接近生命尾巴的蟬，如同現在。

蟬音隱沒於森林深處之後，山區黑夜很快降臨，我和表弟在野外的涼棚架下，炒點小菜，開始喝起陳高，有了兄弟同伴，老酒助興，表弟談他在中國大陸 30 年生活，如何賺了萬金，又如何散盡萬貫，最後才發現這一切就是枕上黃粱。

我已經忘了幾點回到房間，在潺潺溪流催眠之下，才發現寂寞用飛快速度向我

襲來，很多人認為，瘟疫時代要學習擁抱孤獨，和自己交朋友，聽來簡單，實行不易，久居塵世之後，自己和自己的距離，竟是如此遙遠，你一伸手，無法擁抱。

老實說山區距離城市並不遙遠，寫《一個女人，在北極 Eine Frau erlebt die Polarnacht》一書的克麗絲汀安里特 (Christiane Ritter) 認為，每一個人一輩子中，都應該去北極住一次，你就會了解生命中甚麼重要？甚麼不重要？北極？想都不敢想。

里特為了尋找丈夫足跡，來到遙遠的北極，里特細膩的描述：如何在溫暖的爐火旁邊修補長襪，靠著微光讀書，一邊爐火還燒著咖啡，等候外出打獵的丈夫歸來。我們可以想像那一個畫面是如何溫馨，可惜，夏日的山區溫度在 25 度攝氏，還無須爐火作伴。

我在微光中醒來，表弟已經在菜園裡澆灌，表弟說：「山上的天亮得快，所以日長。」，我離開房間，開始清晨第一個工作，走到林木下圍籬餵食白毛烏骨雞，這些烏骨雞剛剛離開母親，表弟說大約半年時間，這些小雞才可以賣到市場。這是唯一的收入，接下來，表弟計畫在另一個地方開挖養魚池，山上的生活就是無事找事，否則很無聊地看著日出日落，也是一天。

第二個工作就是撿拾廢棄樹枝，表弟不用瓦斯，因為戶外有一個磚造大灶，平

時燒開水或煮飯，就用撿來的木柴，整片森林就是用不完的能源，沒有用完的木柴，就在林下堆積著，上面蓋上雨衣，天晴時，就讓陽光曝曬。

這樣的工作大約只要 20 分鐘，就可以豐收，有時候，表弟把撿拾柴薪的範圍，擴大到更遠的山區，回程的時候手上抱著枯樹枝，也等於是一日勞動了。

山中迷途

有一次，我也順著山路往上走，或許回程時候弄錯方向，居然走進一個山邊部落。問路的時候才知道，這裡是莫拉克大災難之後的小林村部落，這個部落由慈濟慈善基金會出資興建，變成小林村以及莫拉克颱風後部落新家。小林村屬於平埔族後裔居地，但是，鄰近部落以魯凱族居多，在土石流肆虐之下，成為受災戶，山居的險惡無法預知，這也是人類的脆弱。

因為走錯路，回到農場已經下午，我在山中迷途了六個小時，表弟說他剛來的時候，有好幾次迷途，因為山中沒有地標，有一次還走到另一個山頭的永齡農場，回到自己農場已經黃昏了，但是，這些體驗都值得珍惜。

我們的散步和古人相比，才真的可憐，有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稱呼的約翰繆爾 (John Muir)，曾經從肯塔基州 (Kentucky) 出發，跨越四個州，走到墨西哥灣，總共

一千英里，他隨身只帶著簡單行旅，以及三本書——《伯恩斯詩集 (Collected Poems of Robert Burns)》、《失樂園 (Paradise Lost)》以及《聖經 (Bible)》。但是，不管如何，一天之內的散步，總是令人愉快，尤其是在森林和荒草之間的小徑，沒有匆忙的行人、馬路上的油氣味；只有陽光灑落樹林叢葉間，隨風飄散的花香以及周圍鳥叫蟲鳴，你內心平靜，不知不覺就迷途了。

農場的老黑狗見我回來，興奮的跑來致意，圍繞著我打圈，好像想知道我去了哪裡？遇見哪種新鮮事？這一隻老黑是臺灣土狗，被城市主人拋棄在山區，有一次，誤闖魯凱族的捕獸夾，腳部受了傷，剛好表弟散步經過，就這樣救了牠，老黑沒有等傷勢好轉，就自命不凡擔任起農場的警衛。老黑雖然腳步受傷，走路一拐一拐，卻依然不改探險習性，經常摸黑出去探險，清晨回來，嘴裡還叼著小小的山羌，有時候是松鼠。農場裡的蛇類出沒，經常逃不過小黑的眼睛，清晨起來，看到草地上躺著蛇的屍體，就知道又是小黑的傑作。表弟說：「後山裡面有很多山豬和山羌、眼鏡蛇，這裡的荒野屬於魯凱族的獵區。」，這些魯凱族也會跑到農場找表弟聯絡感情，送來山豬肉，順便一起喝兩杯。

鳳頭蒼鷹

去年冬天，農場的放山雞突然減少了



幾隻，一開始，我只是懷疑，應該是蛇類闖進農場圍欄裡，把放山雞吃掉了。但是，想來想去，又覺得不可能，因為蛇類冬天不出來活動，有一天，我正在窗前伏案看書，突然聽到雞鳴，狗叫，一抬頭，一個影子從眼前掠過，嘴裡叼著一隻雞，啊！原來是鳳頭蒼鷹。這幾天，經常看到有蒼鷹在農場上空翱翔，沒想到牠已經把獵物盯住了，這十幾隻失掉的放山雞，帳要算到牠頭上。

我和表弟漏夜在放山雞的圍欄上方，放上一個像蚊帳的網子，保護圍欄裡剩下的放山雞，以預防鳳頭蒼鷹又俯衝而下。

我搜尋一下鳳頭蒼鷹資料，這種猛禽常見於印度，南亞和臺灣低海拔山區，尾巴下方的覆羽，呈現白色，是最容易辨識的特徵。牠的身形僅僅次於大冠鳩，飛行速度很快，連在地上跳躍很快的臺灣刺腹松鼠，也是牠的獵物，甚至天空的飛鳥，

也經常被牠獵食。鄰居的魯凱族人告訴我，他曾驚見過鳳頭蒼鷹把狗抓上天，那麼，抓小雞對牠而言，可說是輕而易舉，可見牠的速度和力量超乎想像。

第二天，在屋內的我聽到外頭狗叫聲音，趕著腳步走到農場的雞舍圍欄，發現一旁的網子上一隻鳳頭蒼鷹腳爪被勾住，不斷的掙扎。儘管牠讓農場秩序大亂，但仍是大自然中的生物，掙扎中若是受傷，也需要給予照顧與治療。為了確認鳳頭蒼鷹是否受傷，找了一個鐵籠把牠驅趕進去。準備了一些糧食及水，順便觀察鳳頭蒼鷹的狀況，這時，無法自由飛翔、捕捉獵物的鳳頭蒼鷹仍是姿態高傲，對於眼前被施捨而來的補給品一點興趣也沒有，也不願與我正眼相對。我見牠身體無異狀，更了解鳳頭蒼鷹屬於保育類鳥類，就算想要飼養牠，也屬於違法。看著這頭鳳頭蒼鷹除了脾氣倔強之外，身體應無外傷，還是趕緊打開籠門，讓牠回到自己的世界，自由飛翔去吧。

離開鐵籠時候，鳳頭蒼鷹回頭看我一眼，一瞬間就沖到天空，盤旋一圈之後，消失在山後的森林了。

開春後，農場裡的小雞已經不受到鳳頭蒼鷹的騷擾，也不見牠飛到農場的影子，一時間，我感到有點寂寞了。❧